

1936 年
创刊号-第 1 卷第 4 期



3 1591 0665 1

4

(1期為創刊号)

署
心
郵
翼



君眾週報

號 刊 創

版 出 日 一 月 四 年 五 十 二 國 民

創刊號目錄

發刊詞	社論	簡評	群眾論壇	群眾生活	各地通訊	群眾文藝	編後
還政於民	意阿媯和	賈德幹歸途訪日	應救政治犯	關於胡漢民入京	近代獨裁政治的危機	中日問題與中日羣衆	送日大使有田
非常時期之歐局動態	希特勒走向何處去？	武漢勞工生活概況(上)	北平警訓所學生生活寫實	鄂西社會狀況	我們所需要的文藝	三等車中	自己底哭
舅舅	失業者的呼聲	一個希望					
本社全人	田元	革非	穿屏	阿柳	革非	羅保吾	先明
	毅民	秋萍譯	馬昂	陳介平	王水	曙明	陳明
	潮兒	劉黔	韻石	編者			

本報徵求基本定戶

本報創刊伊始，謹徵求基本定戶一千名，凡五月底以前直接向本社定閱者，全年只收洋壹元，半年六角，（郵票十足通用，但以一角以下者爲限）過期照原訂價出訂，決不展期。

發刊詞

本社同人

「群眾」是人類社會底一種組織形態。原始以霍德(Horde)而存在，自時厥後，從古代中世以及現階段之發展歷程中，群眾的組合，成爲必要的前提。歷史愈進於文明，人事日趨於繁複，人與人的關係乃愈臻於緊密。社會化！政治化！成爲近代羣衆結成底特徵。甚且衝毀了國家與民族間的藩籬，邁進於國際的畛域。這當然不單純是經濟上的需要，且已迫切的感覺到政治權利上的合理要求。

但，在往昔的歷史時期中，人類社會以對立的形態而存在，而發展。基本大眾，從來是被或種人士所鄙夷，所唾棄；甚至於被蹂躪，被摧殘。當前，也正是羣衆遭逢着極端厄運的時代，尤其是殖民地化底我國，鑄鏹之加諸於羣衆者，更見束縛重重，因而當前底任務，便是如何解脫羣衆的桎梏。

在廣大的羣衆之前，一切「獨夫」「個人」的企圖，都會喪失其存在的基礎，目前不是英雄出色的時代，歷史上也會否定「獨裁者」的成功。

實際上：「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輿情之歸趨，可以衡量政權之得失。他們——強項之尤者，睥睨一切，那是國家的蠹賊，也就是羣衆的敵人。

到如今國勢凌夷，種族離散，使我們痛感到危機的加深，基於民族和國家的立場，應予以謹嚴的指摘和批判。物質的武器雖然敵不過武器的批評，物質的武力必須由物質的武力去破壞，但是理論一經抓住羣衆，也會變成物質的武器。

由於中國羣衆之日漸覺醒，所以激發他們共同巨大的責任，一般知識份子，對此義不容辭。近年來，全中國的智識集團，在內訌外侮的夾攻下，顯然已形成了新的「風尚」和「思潮」，這在現實的面前，可以獲得衆多的佐證。

所謂「整頓學風」和「讀書救國」，喧囂於時，然在另一方面，相反的號召卻又響徹雲霄，在狂暴的威脅與利誘之前，我們可以預言事實必將勝於雄辯。今日雖然是一「正不勝邪，魔高於道」的年代，但羣衆的偉大行動，於「執父前驅」之後，將會附和而高唱着凱旋之歌。

本刊——羣衆週報是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刊物，同人等有着一種極純潔的動機。我們認爲居今日而言救國，務宜以取得羣衆的同情和扶助爲先，在此一信念之前，總以順應着這個要求爲唯一的條件。

世不乏賢明的熱血志士，希望能在羣衆互助的原則下共策進行。當着發刊伊始。謹以最大的熱忱與舉國羣衆及讀者諸君們敬致衷懷如上。

R
505
325.4

社 論

還政於民

民國於茲達念五載，國民飽於所謂「黨治」下者亦及十年，乃政治迄未納軌，民生日益

凋敝，內亂不已，外患頻仍，吾民所經之苦痛，微論其為物質或精神，已達到所能忍受之最高限度，此其中自有其必然之因果性在也。

所謂「民國」應為國民之國，以民之才治其國，以民之力維其國，民盡其義務，民享其利權。然則，試一檢此具有二十五年歷史之中華民國；羣衆皆為阿斗，政權未能公開，民不惟不能享其應享之權利，抑且担负過份之義務，欲求其治，孰曰可得，欲求其安，孰能坦懷。因此，老弱不免流亡，強梁挺而走險。而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不能安其業，國自不能暢其政，今日內亂外侮之因，悉原於是。

今日中國之政體，無可諱言，是為寡頭政體，所謂寡頭政體，即以少數人包辦全國之政權，大多數羣衆無參政可能。此種政體之憑藉，厥為武力，吾人當知以武力維護

還政於民

之政體最不可恃；武力一衰，政體自倒，其他強有力者又取而代之，在此轉移之中，受損失者，乃為大多數羣衆。羣衆之痛苦既深，則至其忍無可忍之時，一定發生革命。吾人深知國家衰疲已極，不能再經流血慘劇，為防患於未然而求其保全之道，拾還政於民外，無他。

還政於民之當前急務，厥為實行憲政，憲法而行之政治也。憲政乃法治的，非人治的，屬於羣衆的，而非少數的，獨裁的。

憲政實行之後，則政權公開，各黨派皆可公開其政見，而以人民之意見定去就之目標。故還政於民之後，各黨派有公開平等之機會，政治鬥爭之方式，乃由武力而變為口頭或文字，則內亂無由發生，國家安得糜爛？

是故，吾人敢以羣衆名義，向今之執政者呼籲；早日公開政權，將政還諸吾民。則人民有更生之機；民族有復興之日，國家興亡，關鍵於是，幸勿再以阿斗視吾民也。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簡

意阿媾和

田·兀

評

據報載，意阿將媾和，但墨索里尼申言：「欲停止對阿軍事行動，須首先要國聯各會員國停止對意的經濟制裁。不然……」。

那意思就是說：「要我不打阿比西尼亞，你們須先不予我以制裁，不然，我非征服阿比西尼亞不可」。

然而。發動東非戰事的墨索里尼，自去年十月間開始以來，墨氏本想一二週內就把整個的阿比西尼亞征服，執料阿國羣衆竟那樣英勇的抗戰，把墨氏的侵略野心給了一個很深重的打擊！直到現在，墨氏非特未克如願以償，且受到國聯五十餘國的經濟制裁，使全意大利陷於無可奈何之中。

在這個時勢之下，墨氏爲免自己法西斯政權的顛覆，只得接受國聯十三國委員會的擬議。

當然，這不是誠意的，而且首先就露出了狐狸精的尾巴。

他要求國聯各會員國先解除對意的經濟制裁，無異是

加強進攻阿國的速度，因爲各國解除對意的經濟制裁解除後，安知墨氏不趁這解除之餘而大肆其進攻阿國底軍事行動，設若那時阿國被征服了！各國欲再度予意以制裁恐亦爲時已晚。

所以，我們希望國聯要堅持意先撤兵而後解除對意的經濟制裁；同時并望阿比西尼亞的羣衆再接再厲的頑強抵抗，直到意大利誠意媾和爲止。

賈德幹歸途訪日

革·非

近據日電盛傳：駐華英大使賈德幹氏，將於返國途次：假道東京，與廣田及外務省首腦部行重要協議。且謂有：用此次歸國後，將以外長資格接見賈氏，以東亞問題爲主，舉行日英重要會議。內容若何，殊堪注意。

賈氏此次奉召言旋，含有深刻之政治意義，實不應以等閒視之。其東渡扶桑，當就中國現地情形加以討論，以求獲得日方之諒解，殆無疑義。惟是關於實際消息，深恐兩國當局，諱莫如深，吾人於聞訊之餘，頗有不得已於言者：

夷攷日英兩國，在中國市場，均有巨大之利益，年來

由於日本勢力之伸張，使英方不無動搖之感。就目下情況觀察：此一老大帝國，欲維持現狀，實所難能。非洲殖民地既已感受重大威脅，即印度之統治亦逼呈危機，在中國方面，依於華北問題之發展，更不免有搖搖欲墜之虞。乃者，李滋羅斯爵士東來，對日方諸多禱待，無如日軍部態度堅決，幾使李氏啼笑皆非。既受廣田之詰誠於前。復被軍部指摘於後，尤以幣制改革，使李氏無地自容。李氏對此等事件之優忍含容，固已顯示英帝國主義之沒落矣。茲者賈氏繼爵士之後，欲以同樣之態度同樣之內容，以求見諒於彼邦當局，結果若何，不難預測。

吾人茲有願爲賈氏告者：第一：中國爲東亞之一大國，民族發展，歷時四千餘年，和平性成，不計橫逆。深願以東亞之安定，進而奠定國際和平之基。貴大使須知任何國家，對中國之一切舉措，有關於國際和平。會議之前，宜予以深刻之慎重考慮；第二：中國年來政治動盪，經濟蕭條，自力更生，刻不容緩。凡我鄰邦，欲在中國領土獲得合理之利益，應以發展中國之一切現代企業及以平等互惠爲前提，國與國間，宜如是也。苟其不然，則恐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曩者，英日同盟，其器塵上，國際對此，甚爲耽心。厥後李氏東來，略聞咀囁。我中國人士，常以日英兩國之悲歡離合爲可憂，蓋以兩國當局，對華均不免有若干誤會也。茲者，賈氏言歸意義綦重，於東京會談之後，當更向政府作總的報告，賈氏蒞華多年，甚望於熟悉中國民族特性及社會經濟情形之餘，爲增進兩國邦交而努力。

應赦政治犯

自中委馮玉祥氏建議特赦政治犯以來，迄今數月，猶未見中央實行，故謹以愚忱，再爲當局告：

夫一國家之興盛，在於人材之集中，彼輩政治犯，大多爲青年智識階級，最低亦非醉生夢死者，以一時思想之錯誤或一時行動之激烈，大好青年，竟被深幽囹圄，飽嘗鐵窗風味，甚至老死以終者亦復比比皆是，爲國家人材計，寧毋痛惜！

且政治犯其所以爲政治犯，其本身固罪有應得，而政府亦不能辭其咎；數年來，強鄰壓境，國難日深，當局既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變爲徹底不抵抗，青年亦由愛護政府信任政府而卒全歸諸於失望。在此環境之下，青年自亦

關於胡漢民入京

苦悶不堪，於是思想與行動乃不得不另行一途矣。

故其上以觀，政治犯犯罪固罪有應得，但當局亦不能全辭其咎！是望政府 諸公體念國家人材，民族危機，採用馮玉祥氏之建議而付諸執行；尤望政府 諸公，勿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要知時至今日若再「勇於私鬥，怯於公戰」是自速其國之亡也。

關於胡漢民入京

阿·柳·

近兩月來，國內各地高唱入雲的是所謂「黨國元老」胡漢民氏是否入京。國難是否就有辦法？關於胡氏入京這個問題，究竟是否值得吾民高唱，當然必須來個檢討：今日的中國，是殖民化已趨於極度的深入，這是任何人都能了解並且知道的事實，中華民族欲求真正解放獨立舍自救以求生路外，如果說：還再有其他的辦法或途徑，那不是有意對羣衆欺騙，也是甘心促羣衆於滅亡！胡氏近來可並不這樣，曾發表了不少針對我中華民族解放獨立的必由途徑理論，也博得一部份羣衆的贊同和擁戴。

如「抗×救國」以「抗×首領」自居等口號，這當然是整個中華民族內心的要求，也是每一個不願爲人所役的中

國羣衆，必然要贊同，要擁戴的！

不過，這裏值得檢討的，就是胡氏的抗×方法是否如我們上面所述，所謂「首領」也者，又是否願如中華羣衆內心要求那樣的「首領」一樣，這當然也是值得我們提出質問的，因爲我們每一羣衆，從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鐵的事實，都可以反證每一要人的理論，口號，尤可以反證每一「首領」的主張，嗚呼！國難有否辦法，胡漢民氏入京，其濟於事乎？

獨 樹 一 幟 出 類 拔 萃 的

不 減 價

主義

實 行 薄 利 多 銷
爲 顧 客 謀 經 濟

不 信 請 來 一 看

是 否 便 宜 當 能 了 然

並 且 保 證 你 長 久 的

享 受 這 樣 便 宜 ；

絨 子 專 家
大 衆 絨 廠

北 平 ； 王 府 井 大 街

群衆

論壇

近代獨裁政治底危機 革·非·

目前底政治形態，在主要的歐洲先進國家裡面，由於經濟危機的日益激化，最足使我們注目的則有所謂「獨裁政治」的形成。

爲着適應近代經濟之凌夷衰替，於是有經濟統制的要求，這原來就是近代資產者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就是獨裁政治這一體制之物質的根源。

自羅馬及於柏林的路綫發展以來，歷時十有餘載，這正是代表着戰後國際政治之顯著特徵，由於獨裁者之盛大的誇張以及瘋狂的行動，使一般不理解現階段歷史本質的人，憧憬着法西斯窮兵黷武的精神，來作迷夢的追尋與祈待。

我們試一夷考其實，深覺莫索里尼以及希特勒之自詡爲勝利的條件，也正是他們政權奄息的兆徵，這也就是意德資本主義者喪鐘的哀鳴。行見在最近的時期中，這兩個獨裁巨頭將同歸於盡。

第一：莫索里尼出征東非自客冬開始以來，爲時已近

近代獨裁政治底危機

半載，所遭遇的在國外方面是阿國羣衆之強烈的反抗，在國內就是意大利人民非戰的咒咀聲，雖則羅馬公報以及被檢查後的電訊，盛誇莫氏爲衆望所歸，甚至於說：「征非以來，從沒有遭受失敗！」然而，我們相信「大衆軍論」立言的正確，因爲究竟這是羣衆勝利的時代，事實上已證明了莫氏危機的加深。

第二：希特勒自一九三二年春執政以來，盛氣凌人，毫無忌憚，誠如狄克克所謂：「希特勒以自己的頭顱當作足球來戲弄」，足見其冒險之一斑。

自從他的英雄姿首出現以來，所有一切國際和平條約的本質都被暴露淨盡，這固然足以證明國際和平論者立言之虛誕。然而，希氏撕毀凡爾賽和約，邁迦諾公約之冒險驚人的行爲，并不足以證明獨裁者的成功，不過是在歐洲風雲擾攘的今日增加其世界危機的嚴重性而已。

就像他們這種好漢風度，也不過是一幕傀儡的戲劇，因爲在另一方面：還有一些大資本家在指揮他們，決定他們，好像「冥冥中自有主宰者」一樣。故在實質上，獨裁政治之樹立并不是獨裁者的成功，而是若干產業托拉斯及金融寡頭政治的掙扎的表現。

先進國的獨裁政治，有如上述的梗概情形，從而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政治形態的物質基礎。正確的說來：獨裁政治的基礎條件，還須存在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國度里，因為經濟關係的緊密化，在政治上也就需要統一的中央集權。

至於後進的殖民地化的國家，封建的殘滓仍然沒有完全消滅，地方化的政權確立，仍然是在代表着地主豪紳的利益而頑強掙扎着，顯然對中央方面有抗不尊命的要求，將如何去解除這個矛盾而適應殖民地國家的獨裁政治之確立呢？這個問題似乎不好答覆。

尤其是在更為難的一種情況下，就以中國為例吧：中國之被夷為次殖民地這是很顯然的事實，中國之被淪為若干國家的殖民地，這正是中國社會之本質上的特徵。將如何解除這種複雜錯綜的矛盾而適應中國的獨裁政治之確立呢？這個問題更難答覆。

近年來，在這個破碎支離的國度裡，不幸有若干人士懷抱着很大的企圖。憧憬着羅馬柏林的繁榮，在這個危機的基礎上鼓舞着，眼看着莫希兩巨頭的瘋狂行動，其豔羨與日俱深；于聽着東非出征及萊茵駐軍消息之餘，有了不

少野心的衝動，然而，徒然致力於對內；實質上與真正的獨裁政治之本質是迥不相侔。

正確的分析起來：法意獨裁者之對外戰爭，其主要是在於緩和國內羣衆底反抗情緒，然在某種限度內，衆怒之爆發勢所必然，其政權必將同歸於顛覆。

因為第一：對外挑釁行爲不一定能够獲得勝利，既然加深了民族間的仇恨，其孤立性自然也日益加增；雖則莫索里尼曾宣言不怕國聯制裁，然羣衆的制裁將會予莫氏以致命的傷害。希特勒雖亦曾倡言「孤立自衛」，但一旦親離衆叛，結果恐連孤立都不可能。

第二：獨裁政治之形成，本來是適應於資本主義略可支持的情況下，已經表面化了政治的危機。再加以獨裁者之狂悖的橫行，將見加速自身的崩潰。

由於這樣的觀察，我們以為中國而有獨裁政治的樹立，其前途并不足為樂觀，何況殖民地化底我國，根本就不能談及於此。試看目前地方化政權之樹立，其矛盾性無由解除！強寇外侮，孟賊內訌，追隨着先進國家的經濟與政治之危機的普遍形成，中國的未來只有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正與歐洲資本主義者的今後之轉化殊途而同歸。

因此，我們敢斷言：「獨裁政治死亡之日，即為偉大歷史出現之年，也許為期當在不遠。」

中日問題與中日羣衆

羅·保·吾

中國的羣衆，陷入在悲慘的命運裡，當然都有求自拔的醒覺。

農村的疲憊，商工業的凋零，以至一切經濟文化事業的瀕於危殆，這些，他們都很容易找出歸根結底的癥結所在：——政治的沒有出路！

感覺比較銳敏的學生羣衆，最近掀起廣大的××運動，這無異說明了當前中國的出路是什麼？任憑人們怎樣浮言：中國的羣衆，是如何麻木，但，到了生死關頭，羣衆究竟是有生命的，共求生存的心理，究竟是一致的。

中國政治上最大的難關，為首只是一個中日問題，說開了。目前的救××也只是如何解決中日問題，自「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到日本所謂的「延宕政策」，中國委曲求全的容忍限度，日本還認為是過於吝澀！一直通到我們準

備容忍到「最後關頭」（和平未絕望時，決不放棄和平，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同時。我們還撇開舊恨新仇，正式請求互以誠意，來把中日關係，着實調整一下，如果，日本此時真能如我們所期望，實現了這個請求，我們即或再吃點虧，過去了的算吃下的都吃下了。也未嘗不可，「長痛不如短痛」，中國此時自知力不及人，夙來愛爭面子的也爭不起面子了，只要求真正得到「共存共榮」，很願厚着臉皮說「勞駕」或請「提攜」的話了。

在日本，自所謂「焦土外交」「啄木鳥外交」「水鳥外交」以至到「協和外交」；這種流線型的動態，先別管其實質如何，形式上確由積極漸趨緩和，是其朝中，也不乏賢明之士，得到常識的勝利是：中國既能如此讓步，只是「焦土」「啄木鳥」，也不「協和」一下，似乎有引起「物極必反」的危險，同時為了緩和國際的孤立，也有「協和萬邦」的必要，於是中日有南京會議的擬議，可是高唱「協和萬邦」的廣田先生，却對我們提出很少的三個原則，出人意料的是把當年「二十一條」的毒辣性都勝過了！好在中國政府，並不因此灰心，總算弄得有點頭緒，日

方都也願考慮三原則的變通了，有田大使的來華，還準備開成這個南京會議。

以上是說中日關係的趨於調整的擬議，誠然，中日問題正當的解決辦法，惟有互相誠意的共謀調整，否則便只有兩條路：一是到中國容忍的「最後關頭」，一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兩條路無論在中國在日本，都為不利；中國為什麼不能「自力更生」？為什麼不能有「東亞安定勢力」？為什麼不能使東亞成為「王道樂土」？只要日本能真正的與中國提携，中國政府以至中國羣衆，都能盡棄前嫌，共謀親善的。

也不是偶然，日本爆發了二二六事件，事件的結果，產出了廣田內閣，將日本全部政權，都移到「三宅坂」（日本軍部地址）去了！為着實行軍人的意旨，廣田的協和外交，提得出「三原則」的協和外交，也至從此打止，而從新建立所謂「自主外交」，所謂自主者，只是從心所欲，自家作主，也即是全部發揮軍人的意向，必須適應此意向，纔能與日本談得上外交！於是日本對華的外交方針是這

樣了：根據廣田三原則，謀中日「滿」之真正提携，此次有田大使在準備回國就任外相之先，到南京與我外長張羣作幾次非正式會談，末了據有田告人說：「中國還是沒有誠意」！當然，你的外交政策又變了，或許可說沒有了，你哪會覺到人家的誠意？除非，我們俯首貼耳承認亡國的廣田三原則，纔會得到「誠意」二字，如此下去，誠意將如何產生？中日關係之調整，將如何進行？這恐不僅是中國方面就心的，即是日本的開明政治家、優秀羣衆，都會為此問題而焦慮吧？

中日兩國的歷史關係，論說不應逢着今日這大的難關，種族上文化上，中日決不能為仇，只能為友，中國的大政治家，羣衆領導者，只會想到中日如何友善，真正的大亞細亞主義如何樹立，自九一八事變，以至一二八事變之後，日本只要說到「親善」，中國政府立刻能頒佈「陸隣」大命，中國羣衆，能一致收拾抗日反「滿」的呼聲，可以證見，日本的外交家，口口聲聲在說「中日情勢已見好轉」，而日本的軍人，却時時刻刻在說「斷然的處置」「適當的膺懲」，遂至冀東異狀的出現，華北政權的樹立，

總算對日本軍人的意向，沒有什麼不順利了吧？可是，日本的積極大陸政策，經二二六事件的鞭撻。現在纔說開始！如今，日本舉國的政治，是在腐心於擴充軍備，貫徹大陸政策了，雖然張羣有田會談後的官話是：「中日問題經此次非正式會談，已得將來調整的基礎」，但這恐只是官話罷了，南京會議，現在不是消聲匿跡了嗎？

這裏似乎可得一個結論：在日本軍人腐心於貫徹大陸政策之下，中日關係之調整，其希望是不絕如縷的！在這千鈞一髮地要走到上述兩條路上去時，中日真有同歸於盡的危險！這個，在日本的清明的政治家會感到，冷靜的學者會感到，真摯的羣衆，更會感到吧？所不能感到的，只是熱情的軍人，因為他們只熱情於發揚皇軍威力，熱心於開疆拓土，醉心於功勳爵祿！而不會顧忌到什麼危險的。

所以，在軍人當國的日本，在三宅坂指揮政權之下，中日關係如何謀取調整呢？中國的羣衆，在這點應深深的認識，中日問題，固然要以共謀調整相互關係爲解決辦法，但什麼時候是調整絕望的時候，是極要注意的，我們固

然愛好和平，但什麼時候是和平絕望的時候？我們的最後關頭，究竟是在哪兒？中國的羣衆，應把握住政府的態度，共同努力，誠然！這確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

日本的羣衆，又何嘗不是陷入一個悲慘的命運裏？我敢斷言日本的每個國民，並不願與中國爲仇，日本的權威學者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說：「不用霸道而行王道，這才是日本國民所希望的」，並說：「日本國民並不是侵略者，且對於偉大的隣邦具有充分的同情」，「日本並不是長此錯誤的國民，且日本國民也不是永久盲從的國民。」在這些話中，他說明了日本在政治上對中國有侵略的行爲，那並不是日本國民的希望，即或他們有時由錯誤而盲從，那也只是暫時的情況；他們對我們是只有同情的。關於這點，在中國深識之士，不難瞭解，但日本軍人政治的強力，把這一點給矇蔽了，使廣大的中國羣衆，所感到日本賜予的只是飛機大砲橫眉弩目，而見不到「充分的同情」，於是仇恨心理的養成，在中日邦交上，中日國民的幸福上，種下極大的惡因，同時，日本軍人爲着貫徹大陸政策而拼命擴充軍實，龐大的軍費，由增發赤字公債，

增稅來取抵補，雖力說避免大眾課稅，但輾轉到了是負擔在大眾身上，這也是日本羣衆的受賜，還是室伏高信的話：「貴國的政治或者不能使貴國民滿足，而日本的政治能使日本國民滿足的實在也很少。」

* * * * *

在現今日本政治情態之下，中日關係的調整，是不會真正的完成的，中日兩國羣衆，是否都希望得到真正的調整，而達到提携友善呢？是的，但不能得到此希望時將如何？胡適之「敬告日本國民書」中曾說過：「請日本國民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即算我們的「最後關頭」是亡國，可是四億羣衆的仇恨心理，確是一個偉大的力量，這力量一天存在，終是日本一天的禍根。這在日本羣衆，實應深切認識的！中日不謀真正提携，既是凶多吉少，解決兩國的政治問題，還是非從「調整」進行不可，這在日本羣衆，不但要深切的認識這點，且應設法促成這點。中日兩國羣衆的要求真正携手，理應是當前收拾東亞時局的唯一良好方法，這就算我寫這篇文章的結論吧。

送日大使有田

黃·先·明·

負調整中日關係之日大使有田八郎，自從抵華在南京與蔣院長張外長長時間之會談後，初步談話，已告結束，目前過返上海召集各地日本駐華總領事會議，聽取報告事畢。業已於二十三日離滬北來，據傳抵津與天津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晤談後，即行返國，就任新外相之職，茲當其將離華之前，謹以中國羣衆立場，聊獻數語贈之：

自九一八後，中日糾紛，迄今五載于茲，此龐雜之問題，拖延至今日，更顯示其嚴重性！此種畸形外交狀態，年來兩國人士希冀打開此僵局建立東亞和平者，中國最初爲徐道鄰氏之大作「敵乎？友乎？」中，闡述中日兩國應當互助和好，即會下最大之努力！最近胡適之博士與日本名政論家室伏高信先生之中日問題探討，尤啓兩國人士之另一希望！有此中日應當和諧之空氣，于是乃有南京會議之醞釀，南京會議之由來，乃去年華北緊張時日外相廣田所提三原則也是也。將來之南京如正式會議（？）日方即將以此三原則爲基礎，有田此來，即負有此項初步調整關係之重任，當茲中日兩國調整關係進行之際，吾人對此和平建立

之三原則，尚有所申述：

一、所謂一切中日問題，姑無論其發生動向如何？設有人焉，以禮對人，以誠服人，吾未聞有反感之於心者！中日關係變轉，日本果誠心親善，反感又何由而生？

二、中日本東亞兩大民族，同文同種，日人善學歐美且多創造，物質文明，政治結構，多優于中國，中國事事落後，在在需要大量之外力幫助，中日密邇，關係特殊，正賴我同種同文之先進國提挈之不暇，又何有不歡迎不合作之意？！

三、共產黨在中國，歷時十年，在此十年之內，中國國家經濟之損失，國力之消滅，何一不專用在反共方面，事實俱在，不辨自明，此無須日本之垂念者。

四、東北四省，歷史上皆為中國版圖，此佔四分之一之中國山河，何一非我黃胄遺業！此三千萬之民衆，又何一非我中華民族之同胞兄弟：歷史俱在，豈容分割！此談中日調整關係不容忽視之焦點一也！

五、中國國民，有同一心理，即中國至弱，然亦有其最低之國家立場，中日之關係惡化，由日本主動之，中日親善亦宜由日本改善之始克親善！羔羊本圖與虎狼為友者

，但從未見真有虎狼能誠意與羔羊為友，能誠心誠意提携羔羊者焉！明乎此！日人當知有所感矣！

總之，中國群眾酷愛和平，尤其對我先進國同文同種之隣邦，尤深敬意！吾人知日本政情特別，然無論如何，尚不易變其固有之機構，今有田大使即將回國升任外相矣，期欲建立東亞和平，真正提携我老大衰弱之中國，「改善現狀，切誠親善」，此中國羣衆所彌切期待于有田大使之進言者也！

廿五、三、廿五脫稿

非常時期之歐局動態

毅·民·

三月七日希特拉的第二次炸彈宣言，將在「風雨漂搖」的歐局，更陷於「驚風駭浪」的非常時期了。在三月八日，希特拉就派三萬多兵士！開到萊茵非武裝地帶，建築砲台，準備一切戰事工程，喘喘不安的法國，在九日的那天，也已調集約摸五萬軍隊，集中於德法邊境綫。這樣針鋒相對，儼然開戰的狀態，無怪一般憂時之士，又要大聲疾呼「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論調了。

我們看看這幾天歐局的演變，有似黃梅時節的天氣，

時而好像晴朗，時而又有風雨欲來的情勢。關心歐局的人們，撲朔迷離，不知何所適從，該樂觀呢！還是該悲觀呢？在這種場合下，我們不能機械的主觀的去判斷，決定世界第二次大戰是由此而爆發，並在幾月幾日，何時何地爆發，但有一點我們敢斷言的，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戰，在現階段的情勢下，確乎有具體的可能性，但這個可能性，是否絕對的轉化為現實性，那還有待於各方面能動的條件如何，即各列強的縱橫捭闔如何，不是我們蒙住眼睛所可妄下評判的。

在目前戰爭營壘的對立最明顯的國家要算德國和法國。我們先看看德國吧：

自從去年三月十六日，發表軍備再擴張的第一次炸彈宣言後，這一年的期間，國內的經濟情勢，日趨惡化。雖然德國統計局的報告，謂其經濟活動，怎樣的呈現好況，失業者是怎樣的減少，就業者較前年增多，工銀總額也增高許多，但這一切的官製統計，如大家所週知，絕對是不足為憑的。事實告訴我們：德國年來的所謂「經濟好況」，完全呈現在軍需工業方面。對於勤勞大眾所需要的消費部門的生產，極度的減少，加以「那其斯」的統制輸入的

結果，使人民的食料品，非常之缺乏，即以對德國人日常生活不可缺的黃油與肉類說來，平常爲了買一磅黃油，一塊肉片，在北歐的貶骨寒風中，蜿蜒如長蛇陣似的站在店門口，不知等到若干時，才能買到。一般的勞動者，雖然名目工資較前增加，但其增加的比率，實較生活品騰貴的比率爲低下，所以一般勞苦羣衆的生活，更日益惡化了。

今年一月十七日其宣傳部長，發表了這樣的狂言：「諸君！你們願意得到一磅黃油呢？還是爲了擴充軍備，寧願輸入一塊鋼鐵呢？吾人爲了維護祖國，寧願取於後者」。從此可知德國法西斯政府，是如何醉心備戰，不顧人民大眾的生死了。因此：人民對「那其斯」政府的憤懣，愈益尖銳化，同時。其黨內部的軋轢，也一天比一天激化，從而，法西斯政府爲了轉移人民的激憤目標，遂不得不出之於強暴無理的外交政策，發表撕碎羅加諾公約的炸彈宣言。法西斯的國家，走到了窮途末路，必然的要以戰爭來作孤注一擲，因而意大利發動了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正準備走上法西斯道上的日本，貪心無厭的進攻中國，德國也不甘落後的要積極籌備重新分割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二次世界大戰。

這三個威脅世界和平的法西斯國家，都在積極備戰，想從戰爭裏找出一條出路（？）因此爲了發動反蘇戰爭，有日德軍事協定的密約。就以這次德國的炸彈宣言來說，也據傳在事先得到了意大利的深切諒解。從此可知這三個國家，是世界二次大戰的主動者。

其次我們說到法國：

在歐戰後，法帝國主義得了絕大的勝利，差不多成了歐洲的盟主，它以一個維護凡爾塞和約，和擁護國際聯盟相號召，因此從他的立場看來，以維持現狀爲滿足，但是這次德國的炸彈宣言，正針對着牠，於是牠遂喘喘不安起來。其外長佛蘭亭幾次發表談話，態度強硬，不惜與德出諸一戰。終因老奸巨滑的英國，始終態度不明，所以法國還不敢輕於放開槍口先打擊德國。但是德國如果還是那樣瘋狂的不顧一切的來挑戰，那末法帝國主義恐怕也就不辭於一戰了！

在目前的陣勢，英國雖然摸稜兩可，態度不明，但站在維護國聯的意義上，也還是和法國在一條戰線上，因此，可以說法蘇英以及其他小協約國在一條戰線上，德意波匈在另一條戰線上對峙着。

希特勒走向何處去

在這非常時期的歐局下，還有一點必須我們注意的，是蘇聯的努力於集體和平。誰都知道，蘇聯的外交政策是一貫的和平政策，他緩和了各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十字軍，並期望永久維持世界的和平，努力於與任何國家締結不侵犯條約，這是因爲她是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不像法西斯國家那樣專以侵略爲其生命綫的。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歐局下，蘇聯雖然不能即刻使歐局「化干戈爲玉帛」至少是對於延緩戰爭，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全世界的羣衆們，我們應該起來反對這帝國主義的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走向何處去？

John Strachey 原著

秋 萍 譯

——譯自美國新羣衆週刊——

當報紙上瀟灑了英王大殯的消息時，世界却在激劇地動盪着。展開英國報紙的背面，很可得到許多事變的重要記載。自從報章儘載着。「誰爲世界戎首」以後，趁此時機，檢討將要發生的事件，也許是很有意思的吧。

賴伐爾內閣已經倒了。其次，新內閣已組織成功，很有點出乎意料之外。我們必須記到，法國的繼續危機，並不是普通的政策：這種危機是一種詭計，但是，據許多有權威的觀察者底意見，三月內可以引起內爭的事，現狀下顯然是失望的計劃。現在的各種改變，對於法國人民都是深切的重要，因為爭論達到尖銳化的程度時，要影響到現局走向何處去的問題。

新內閣任佛蘭亭為外長，具有很大的意義。據說佛蘭亭代表的法國資本家與賴伐爾底立場不同；賴伐爾代表強大的法西斯蒂黨利益——軍火商，鋼鐵商，鐵廠委員會以及和洛斯卡爾特（Rostkelt）那樣經濟巨子。而佛蘭亭却是代表法國小資產階級底利益，這種勢力，足以和賴伐爾底勢力相對抗。雖然這些小資產階級在意識上尚沒有成為法西斯蒂。親意派的賴伐爾下台，代以親英派的佛蘭亭，這些事實，在外交事件上，很能反映出顯著的差異；換句話說，賴伐爾和他底集團，為了儘力支持意大利的法西主義，寧願犧牲法國底民族利益，好在法國實行法西主義之後，依然使法西主義不能受人信仰，另一方面，佛蘭亭却能顧及到法國資本家底利益，而這些資本家，却是極力和

英國合作的。

法國新內閣的組成，是英國內閣能夠實行對意煤油制裁，和在什麼時候停止戰爭的有力幫助，的確，法國政府需要和聯盟政策（League's Policy）真正的合作，因此，英國人士底注意力，應從報章所載的英王大殯回到這件事上，是最關重要的，因為英國人士去年十二月所堅持的和平政策，已到了第二次被破壞的危險關頭，而莫索里尼底御用學者，在英國報紙上大吹着說：自從去年十二月以來，英國輿論已完全變了。現在完全和意大利同情，絕不再要求對意任何制裁，現在，實施對意有效制裁的阻碍——賴伐爾內閣——已經倒了，因此，英國政府對於不制裁也不能辯護。

問題又起來了，國際聯盟，商業組合，以及使賀爾（Hoar）倒閣的別種勢力什麼時候注意這些事實，和堅持停止戰爭呢？因為這種行動任何時候都能採用的。無疑的，在英國內閣中，一部份反制裁主義的人是意大利法西主義有力的贊助者，這種力量，極力阻止國聯底力量增強，以至在最近將來沒有一個法西斯國家敢破壞世界和平的限度。

國聯最近的幾次會議，雖然在對意煤油制裁的實施上，是恥辱的失敗，但還能表現出近數月的事實，顯然增強國聯底力量，因為，希特勒雖有驅逐波蘭 (Poles) 人民的力量 (這是最嚴重在危險的事實)，但國聯還能夠應用但譯市 (Danzig) 的治理權。但譯事件，顯然表示出國聯並不缺乏支配國際現勢和阻止法西侵略的能力。但國聯所少的就是實行的決心，因為英國政府同情法西侵略者較為多些。但是，在英法人民底督責之下，他們底政府必然的被迫着一步一步地強固國聯組織，爲了最近將來使法西戰爭底爆發在歐洲成爲不可能的事實，我們只有增加反戰底力量。

在這樣事件上，推測將要發展的動向，我想是富有興趣和教育的意味吧。重整國聯底權力，獲得法蘇公約 (Franco-Soviet Pact) 底批准，和制止意國法西主義者底侵略戰爭，如果可能的話，東西兩方就會築起反國社黨侵略的強固陣線，因爲蘇聯的軍力以加速度的速率進展着，如果英法合作，究竟還是東西兩方的強固力量，因了這種陣營的造成和德國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德國國社黨進行侵略之前，不免有點惶恐之心吧！

因了希特勒急切的需要第三帝國的領土擴張，將有什

希特勒走向何處去？

麼事件發生呢？事實上，除非相當時候可以採取有效的步驟制止，希特勒是一定要南下的。這個東西兩大反國社黨的陣線將要造成一種火藥庫，而這種火藥庫在國社黨向南擴張時將要爆發的。總之，假如國社黨想完成第三帝國的迷夢，他們必奪取一個農業區域，以供給產業工人底食料，如沒有這種食料，戰爭對於他們是凶多吉少，這自然就是他們所以把烏克蘭當作目標的理由。但是，很清楚的，他們沒有極大的犧牲是不會得到烏克蘭 (Ukraine) 的，故他們又想奪取匈牙利平原 (Hungarian Plain) 以代替。

另一方面，我相信國社黨的德奧合併問題，最近又要復活起來，但是，奧國 (Austria) 底產業人口並不是德國國社黨底目標，而多瑙河流域的麥產區才是希特勒的企圖。進一步講，如果在巴伐利亞 (Bavaria) 和黑海 (Black Sea) 中間的廣大領土內，德國國社黨得到經濟與政治的統治，德國便增強二倍于現在的武力了！起來吧！全世界反戰的朋友們，我們共同阻止這種惡勢力的發展！

(此文於倉卒譯出，錯誤之處。請讀者原諒。更感謝兩位朋友和我修改校對。)

譯者識

一九三六·三·二五·

一五

群眾生活

武漢勞工生活概況（上）馬·昂

「先生，謝謝你這樣熱情的關詢，我當然要竭其所知的告訴你一些我們生活的苦況，不

過我沒有新鮮的和周詳的告訴你，因為我個人失業已經有半年多了。

「先生，你該知道的：我們湖北的工業集團是以紡織工業為第一，所以在全武漢十五萬工人的人數中，我們紡織工人的數目就佔去了三分之一強，（總計約有五萬人）談來真痛心，自廿年水災後，我們勞工的生活就艱苦起，工廠相繼倒閉的不知有多少，就拿第一的紡織工業說起吧，現在剩有的僅只裕華紗廠一家了，去年倒閉的第一，震寰，民生三紗廠，雖然鬧着要復工，可是這空氣一直到如今，依然是泡影，失業的工人依然是失業。（先生，我以前也是在紗廠裏做工，所以現在一樣是失業了），在有工可作的時候也是苦，做上一天十二小時，撈不上五六毛錢的代價，並且時常還要受些管理員的烏氣。這些管理員他們沒有工作能力鑑別的眼光，他們只存着愛憎觀念來評價

我們，因此所得的工資便由他們去剋扣，工資一失其平衡，我們當然減少了工作的興趣，興趣一減少，生產的產量當然也要跟着減少，這樣一來，廠方的盈餘價值也減少了，一些資本家不明個中的竅妙，以為是工人有意怠工，於是任意開除工友，而招另批的工友進來，新來的工友，因為技術生疏，出產量當然更加不興，以致弄得廠方要咬起牙齒來賠本，睜起眼睛來倒閉了。

（說到這里，他咽了一口嚔，扮了一個苦臉）

「先生，我們的紗廠也就是這樣倒閉下來的啦！我們現在停工有半年多，廠方又不給我們生活遣散費，累得我們妻兒老小，啼飢號寒，想不出辦法來，虧我們挨過了一個寒冬又到今年的春天了！去年我們工會雖寫了一個呈文給政府當局，然而言之淳淳聽者藐藐現在還是依然故我，不給我們想一點辦法，先生，你看！（隨即由彼口袋內搜一小日記冊示我，內即此呈文的原文，略謂「……長此下去，不但工人痛苦，無法解除，即省市繁榮，亦將蒙其損失，豈獨社會秩序堪虞，國家稅收復興計劃，均亦將受其影響……且政府修一馬路（現武昌由望山門至漢陽門一段長街，正在興工撤修一般商民及住戶皆叫苦連天，記

註者）或與辦其他不生產之事業，動輒費數十百萬元。拂民之意，尚且爲之，以此相較，利弊顯然，奈何獨不注意及此……」像這樣的痛苦與利害的話說了，政府當局還都不注意，我們還由那里說起呢？先生！

「所以我們今後唯一的辦法，只有我們自己找尋自己的活路，我們是人，我們要享受「人」底待遇，我們不能長作「人」的牛馬呀？」

「先生，我的話談得够數兒啦，你也聽得倦乏了吧？好的，歇一歇，我們喝口水再來談，先生。不嫌棄，就這樣喝杯清水潤潤嘴唇吧！我們是長年不知茶葉是怎樣的一個味兒的，我們至多只嘗到幾片花紅葉子。」

我聽了他這一串誠懇真懇話，和他這樣溫恭文雅的舉止，在我夢想中也不會想到有如此全能的工人，在此，我才知道了勞工羣衆的偉大，如是我領意地吮了一口水，他又滔滔不絕地談起來了。

北平警訓所學警生活寫實

陳介平

在這一個建都幾千年的古城中，在這一個號稱「文化城」的都市裏，充滿了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什麼學院和

北平警訓所學警生活寫實

研究院……等等的教育機關，這些大，中，小學裡，裝滿了許多的學士，先生，姑娘，小姐以及天真活潑的少爺公子，在社會上一般的人，談到某學校的歷史和故事的時候，不是說某學校裡校花是如何的漂亮，就是說某學校裡的皇后是如何美麗，不是說某學校裏的哥兒們如何瀟灑，就是說某學校裏姐兒們如何的摩登，就是垃圾堆上檢煤球的老太太和小孩子，一談到他們和她們的故事，也覺津津有味，甚至連當天的棒子麪都忘記去計劃了，這是多麼好笑而且可嘆的一回事啊。惟有——惟有在這古城的北城根的一個角落裏的警察訓練所，誰也不去注意牠，據說牠的歷史三十多年了，在裡面一年一度教育出去的警察人材也不下數萬之多，你瞧吧：那馬路上或胡同口站着的三道白鐘——白帽，白手套。白裹腿——的大個子，誰不是從這裡面造就出去的呢！牠有這樣悠久的歷史，而社會上爲什麼不去注意牠？也許因牠沒有校花，皇后，哥兒，姐兒……這些香豔的名詞，所以不能引起人們的贊賞吧（？）我這裏要介紹警察訓練所給大家知道的，就是關於牠在北平的地位和目的以及牠裏面學警的生活：

本來北平警察，在警政幼稚的中國。久已許爲全國模

範，那末，警察訓練所，無疑的是模範警察的製造所，要是沒有這樣一個警察教育機關，模範警察的頭銜，當然是不會有的，由這樣看起來，牠在北平的地位是不言而喻了。

警察訓練所的目的，是在訓練完善警察人材，蓋以警察是推行國家政治的中堅，維持社會治安的柱石，所以警察訓練所，以改良警政，培養警材爲其最大目的，因此：

牠把振興國家，復興民族，懸爲學警思想方面的鵠的，愛國忠職，埋頭苦幹，用作學警進取方面的目標，明敏剛毅，真摯懇切，勉勵學警處世方面的法則。修養的知能，在自輸充分的警察應用學術，凡警察學，以及直接間接與警察發生關係的科學，俱專門講授，比較現代普通初中課程還多，不過：學理雖然深邃，課文力求淺近，這當然是完全現代化的教育取材。身體的鍛鍊，除軍事教練外，還有：瑞典體操，體育，國術……種種，我們從教育的方法上看來，當然更深刻認識警察訓練所的目的了。在下面我應當寫的是關於學警方面的一些日常的生活：

生活紀律化，行動軍事化，這是學警的口號，每個人的心理，都存着「鍛鍊」二字，腦子裡只有「健全」，「堅忍」，決無「享樂」，「消沉」，你瞧吧，光亮的腦袋

，粗黑的面孔，吃的是金黃色的窩頭和蚌珠似的大米子，穿的是深青色的軍裝，走起路來，不是像擺方步那樣的斯文。而是像小老虎似的那樣雄壯，每天整整工作十個鐘頭，毫不感覺一些疲乏，而且還覺得無窮興趣，早五點半起床，疊內務，洗臉，整理服裝，統共二十分鐘，號音一吹，就在值星官的指揮之下一鼓勁跑到北海，自然，冬天的天氣，六點鐘時是不會大亮的，除他們跑步聲打破這寂靜的空氣而外，大街上是一點聲息也沒有。到北海聽到「解散！」的口令以後，一個個像倦鳥歸林似的那樣得了將息，每個人都噓了一口氣，便各自領略早晨的大自然的景緻去了，一會兒值星官銀笛一吹，一個一個飛也似的連跑帶跳的集合攏來，出了北海，仍然跑步，高興的時候，步法越發顯得整齊，啪！啪，一點也不紊亂，節奏比鋼琴還清楚，無論北風怎樣的怒號，他們却流着滿頭大汗，指揮官喊出「一二三四」的口令，他們也張着大嘴隨着復誦，大街上的小飯館比較起得早，當他們從北海跑回來的時候，熱騰的飽子，呈現到他們每個人的眼簾，清脆的叫賣聲，沖進了他們每個人的耳鼓，可是紗帽似的窩頭，又在他們每人的腦海裡演映了，加油吧！喊了幾回「一二三」

四，「又到了他們的樂園——警察訓練所。」

跑步回來，連着上講堂，一個鐘頭，就開始過窩頭癮，兩碗白菜湯，一塊水疙疸，就把窩頭胡亂的咽下去了，回到宿舍，拿着一碗白開水，坐在炕沿上，大嘴一張；「真餓啦！今天吃三個半，」這樣一來，牆角落裏坐着的大個子也打開話匣子了，「我初來只吃一個還使勁，現在吃到四個尚不覺飽啦！等到畢業時候我不吃五個才怪呢，怪不得雜糧和麩漲價啦，不是我們大肚皮，怎麼會每月四塊大洋還不夠？」接着一陣狂笑，快上堂了，各個人都站起來伸平了褥單子，又整理了內務，接連三次講堂，一次術科（國術和捕繩術）直到下午五點，才吃這甜香的晚飯大米子，一天正式的工作，算是這樣結束了，晚上自習前有一點鐘休息，大家就借這機會湊合在一塊兒，南腔北調，東拖西拉的談個痛快！他們希望禮拜六那天快點到，因為那天是野外演習。德勝門外的曠野，是多麼值得留戀呵：崗巒起伏，阡陌縱橫，仰視大地，萬象當前，「薄襲雲衣披嶺背，淡拖霧帶束山腰，」訓練所「縱然是天堂，怎能敵得郊外的天然圖畫而禁止他們的留戀的心理呢！所以戰鬥教練野外演習兩種科目，更加强他們精神的高興。

北平警訓所學警生活寫實

他們生活是秩序的，紀律的，他們的思想是純潔的堅定的，他們了解了人生是應當吃苦，他們認識了前途需要奮鬥，他們知道社會上的人們需要他們去保護，可是，他們並不希望引起社會的人們對他們底同情。

全 國 聞 名 實 業 巨 擘

三 友 實 業 社

人人歡迎廉美兼備的

標 準 襯 衫

本社的襯衫有十餘年歷史
在北平市上人稱內衣鼻祖
每件售價自八角起

飛 劍 牌 球 鞋

聲譽卓著風行全球
藍球鞋體育鞋運動鞋
應有盡有物美價廉

北 平

總總店王府井大街
分店西單牌樓

外埠函購請註明尺寸

各地

鄂西社會狀況

人口稀少·貿易蕭條·

俗尚早婚·煙毒蔓延

通訊

本社記者昨晤新由鄂西歸來某要人，關於鄂西社會狀況，言之頗詳，茲誌之如次，以響閱者：

地勢環境

鄂西區域在政治上既無確定之範圍，在地理上亦無天然之山川爲之分野，若就習慣上指稱之地，似以第七，第九，第十，三區行政，督察專員所轄之二十二縣，皆目爲鄂西，此三區之地勢，以長江爲中流，荆山山脈，逶迤於長江之北，武陵山脈盤結於長江之南，而虎牙荆門二山，夾江對峙，實握三區開闔之門戶。其在二山之西北，則崇山峻嶺，雲石嵯峨，物產不豐，交通阻塞，除一線江流溝通巴蜀外，概爲山嶽地帶；其在二山之東南，則一望無垠，漠漠曠野，且河渠縱橫，故魚米之利甚豐，諸葛武侯所謂：「荊州地據漢沔利盡南海」，今日地利，固無易於曠昔也。

人口統計

居民以第七區爲最密，第九區次之，第十區最爲稀薄，十區所轄巴東，建始，恩施，利川，宣恩，鶴峰，來鳳，咸豐八縣，共計面積六萬九千方里，人口一百五十九萬，平均每方里有廿三人，第九區所轄爲宜昌，興山，當陽，遠安，宜都，長陽，秭歸，五峯八縣，共計面積五萬八千方里，人口一百八十三萬，平均每方里有三十二人，第七區所轄爲江陵，松滋，公安，石首，堅利，荆門七縣，共計面積四萬七千方里，人口三百萬，平均每方里有六十人，總計鄂西面積共十七萬四千方里，佔全省面積三分之一強，人口六百四十二萬，居全省五分之一弱。

商業狀況

商業以沙市爲最盛，宜昌次之，沙市地居江漢平原之中，饒米麥棉花之利，全年貿易額，約在三千萬兩，而出口貨恒超入口二三倍，爲國內不可多得之商埠，惟自裁厘加稅而後，商人爲避免關稅起見，其出口貨多走武穴藕池，而入口則以小輪船運至距沙市三十里之觀音寺下，再改帆船入沙市，致近年來沙市海關收入減少，此亦一原因

也。宜昌據四川出入之門戶，然為轉運地，而非銷售地，其貿易總額，有時尚不及沙市之半，而其出口貨值，又不及其入口貨值三分之一，然而市面仍能維持之者，以有大批特貨運出，不在海關統計之內也。第自民國十九年後，匪禍紛擾，市面日就蕭條，益以二十年大水成災，田廬蕩折，農村大都破產，直至二十一年洪湖克復，駐軍清勦得力，人民漸能安居樂業，然而元氣斲喪特重，恐非短時間所能蘇復。

人民迷信

人民深信佛教，道教，尤以江陵城西之太暉觀，香火最盛，每年初冬遠自監利，鍾祥，石首，公安，結隊而來，持香羅拜者，絡繹於道，其人數之多，實不減於杭州之香市，唯大都衣服襤褸，赤腳蓬頭，僂腰曲背之流，遠不若西子湖畔，善男信女，衣裳楚楚可觀也。天主教，福音教，亦向鄂西推行，唯教民無多，不過三千耳。

婦女風俗

鄉間婦女，仍多裹足，出行以驢馬代步，俗尚早婚，

女子率大於男子三四歲，男子十二三歲，即有結婚之舉，雖中小學生，亦間有不能推辭者，大抵農家娶婦，其第一目的，不在延續宗嗣，而在多一勤懇力田之新婦，然而民族積弱，亦基於此矣。

鴉片隱憂

鴉片為鄂西最大隱憂，據聞沙市每月可銷一百五十担（每擔一百斤），宜昌每月可銷二百担，而第十區銷額，更無從稽考，煙毒之深，以第十區為最，約佔成人二十分之一，第九區次之，約佔成人四十五分之一，第七區又次之。約佔成人七十五分之一，總計鄂西三區煙民，在二十萬以上，若不從速厲禁，勢必蔓延無已，不惟民窮財盡，即種族亦日就式微，此則鄂西最大之隱憂也。

歡迎投稿！

歡迎訂閱！

群衆

文藝

我們所需要的文藝 王水

在目前，戰鼓震動世界，血腥氣吹遍了宇宙的非常時期，我相信無論是誰，總都有點不安於心吧！尤其是所謂爲時代前驅的文藝作者，今後創作的動向，似乎也該有一個明顯的標示了。

誠然，衰老腐朽的古典派作家，已經在回光返照中，走進了墓門，可是後起的那些所謂新興的文藝者，却同樣的告訴我們：是幼稚，乏貧，破落，把不住羣衆的重心，最痛心的是在他們之中，居然還有醉生夢死之徒，躺在所謂象牙之塔高談着爲藝術而藝術的爛調，可不知他們的象牙之塔內，是建築在火山口上！他們把爆發在羣衆之中的火星，誤認爲開遍人間的花朵。他們把炮火的煙霧，誤認作是天上燦爛的雲霞，絲毫沒有看清他們腳底下的危險

爲了適合目前暴風雨前夕的環境，爲了發動整個羣衆潛伏着的力量，我們不需要風花雪月的唯美文藝，以及男女愛慾的色情文藝。也不需要專供有閑階級消遣的幽默文藝，更不需要無病呻吟的頹廢文藝。我們唯一的：是希望

有從羣衆生活實踐中所得來適合於一般羣衆的作品，在創作的題材上，需要有肯定的意識。在描寫的技巧上，需要有刺激，有力量，有衝破世紀末劃時代的雰圍，而鼓動着羣衆走上新社會的勇氣。

像這樣以羣衆生活和意識所反映的作品，在混雜，破落的中國文壇上，固然很難找出，但我們並不苛求，只要適合於這主旨，而內容稍欠充實的作品，我們是願意宣揚的。一切新舊的作家們；抬起頭來認清自家偉大的使命，努力創造羣衆所需要的文藝吧。

三等車中

曙明

三等車是我們的。

你可以說牠不整潔；地板上全是瓜子殼，柚子皮，梨核甚麼的。你自然會說牠在那兒不舒服；那麼短短的橙兒坐兩個人，放不了的行李全給擱在過道上，你一伸腿，也許砸在甚麼東西上，招點意外的痛苦，也許，你張開兩手伸個懶腰，不留心將坐在旁邊的老太太給了一耳光，於是，你得趕緊陪上個小心，你還得看人家的嘴臉，那老太太一聲不作把腮幫子鼓得緊緊的。

於是，你直着脊梁，兩只眼望天花板，各種各樣的怪味又向你進攻；大葱的，大蒜的，再有說不出名兒的，斯文文地，在你呼吸的時送進來。你討厭，繃着眉頭，瞇瞇吧，人家也許繃着眉頭，在用心地研究你那張白白的，塗滿着雪花膏的臉蛋子哪！

你難爲情，把頭扭過去向着窗子，但，你又得享受享受那各種各樣的聲音；戴着烏打帽或尖頂帽兒的，是小商人，也有不同類的手藝人。他們談着各自的買賣，也談談各種貨物的行市，在起勁地批評討論。那光着腦袋的，扎着包頭的，你知道多半是種地的，他們自然談點地上的東西，也許談談城裏的新鮮玩意兒。要是兩個熟人在一塊，那好哪，你聽他們倆互相訴苦，談得不高興，你再預備聽他們罵街；你不知道的，也有你知道而說不出口的村話野話，運氣好。也許聽不着。你討厭透啦，你發誓下次不再到三等車裏來。

但，我說，三等車是我們的。

人是那麼多，那麼擠，你也插在裏邊，你不用害怕，你知道：這團體裡邊也有你。你更不用害怕寂寞，聽聽他們的談話，仔細的聽；從那各種不同的口調，各種不同的

聲音中，你可以知道各種不同的人生，於是，一個大也不花，你得到了不少關於「生活」的教訓，你可以由此慢慢體會到真正的「人生」。

你一抬頭，看見對面那老頭兒黑繃繃的臉，不要討厭，仔細地看：那臉上每一道繃紋，都是一個人在人生的旅程上所經過的記號，從那繃紋裡，你可以想像得到；一個人是怎樣地被生活的鞭子所驅遣，艱苦地在走他這一生應走的路。

你不是預備，或者正在走上你的路麼？這些教訓，這些暗示，你必須好好地接受，好好地體會，不用說沒有用，明天你自然知道。

我說，年青人！三等車是我們的。

自己底哭

陳·明·

常常我想有一次哭，這哭只讓自己知道，只爲自己而哭底。

然而，我總是哭不出來，就是有時起了哭底意識也不能流出一滴兒傷心底眼淚。

這是爲什麼呢？我懷疑了！

難道在我的身世上一點「悲哀」底成份嗎？在我的生活歷程中沒有一點「痛苦」底遺留嗎？在現今的國勢上不值得我痛哭流涕嗎？

可是，我是沒有母親的孩子，我享受不到一點家庭的幸福，當然我更得不着家庭中家人一點點底「愛」！我頻年地漂泊着，流浪着，像一個沒有依歸的吉普西人！我的身世是非常地慘惻而淒涼的！致於我的生活的歷程，過去，就是現在也一樣，在經過的每個階段中，都是充滿着「潦倒」與「窮愁」，我會以「黑麪包」，「油條」與「大餅」，甚至「窩窩頭」作過我日常的食糧，我深深地遭受着生活殘酷的虐待，我也深深地遭受了社會底一般人的白眼！再談到現今的國勢，更能使我盡量傾瀉地大哭一次，因為：自九一八後，我國無日不處在野獸底鐵蹄下，尤其是近來動態的激變，更顯明地表示了牠們攫取華北的野心，使這身當其境的我們更感到無任的痛心！而促使我悲哀地，沉痛地值得大哭一場。

但是，基此種種，我想哭一次，這哭只讓自己知道，只為自己而哭底，而都哭不出來！

於是，爲了探求這個「哭不出來」的理由，我費了好

幾夜的猜詳和思索。

但結果，我依然是未得解答。

我痛忿了！我自己揪打着自己嘴巴。我咀咒我自己是個「冷血動物」，我痛罵我自己不是一個「生人」！

可是，在某一天的早晨，一輪紅日正斜掛在東方的時候，我凝視着，我的心忽有所悟，我突然得着解答了。

於是我取過了自己生活紀述的手冊，像雨後蝸牛之蝸蝕，記下了這生命解答的痕迹：

「我常常想哭一次，這哭只讓自己知道，只為自己而哭底，但終於沒有哭出來的理由，現今我能全般的解答了！就是太陽的光明連着另一線光明遮蔽了我要哭的眼睛，使我覺到「哭」是我們這般探求光明者不應有的現象！而且爲身世的淒涼而哭，爲生活的困苦而哭，爲社會的虐待而哭。爲國家的危急而哭，那簡直是失却了「哭」的意義，那簡直是侮謔了我自己！我是「人」，我有做「人」的責任，我要自己創造出我自己的「人生」，我不應當哭，我應當要「笑」，要「幹」，要笑着幹，幹完笑，我的人真諦只有在「笑着幹，幹完笑」之中才可以找着呵！」

寫畢了，我彷彿已大哭了一場，我的心輕鬆得多了。

舅舅

潮兒

每當我想到舅舅的時候，他老人家的銀灰色瘦影，便在我腦海中盤旋着不停，一直到旋出了許多如煙的感慨，這才又慢慢地消失。

早些日子，梅妹從鄉間寫這信給我說：「舅舅從江蘇跑了回來過年，其實是回來料理許多家事，年剛過完，便又急急忙忙的在雪地冰天中，趕回江蘇去辦理校中招生的事務。」梅妹最後還說一句：「爸爸這次風塵僕僕的歸來，所給與我的，僅僅是一個不平凡的快愉」。真的，我可以想到梅妹寫這句話時，一定淚眼模糊，藏着滿腔的隱痛的。

去年春天在長沙的時候，家中剛剛搬了房子，便接到舅舅從鄉間寄來的信，說在鄉間悶居久了，想出來走走。爸爸便回信給他，請他來長沙住些日子，散散心，他也答應了。可是始終却不見來，後他來又來信說：「想到南京去走一趟，順便找點工作做做」。恰好爸爸這時正因着一點要緊的事，預備往南京去，便快信約他來長沙同伴，免

得路上寂寞，可是他的回信說，家中還有些事沒有擺脫，暫時又不能動身，因此爸爸便只好獨自先走了。

過端節的前十多天，忽然接到舅舅的信，說是即日來長沙。媽媽便把房子收拾了，頭一天下午，我跑到車站去接，可是落了空。媽媽說，恐怕是趕早車來不及，一定是搭二次車了。晚上十一鐘點。我又和工人到車站接了一回，還是沒有接到。媽媽很憂愁的，恐怕舅舅是病了。第二天家中恰好請客，媽媽忙着張羅酒席，客還沒有到的時候，媽媽又囑咐我再到車站去接一回。這一次可接着了。我和舅舅已經好多年沒見面了。當他下了車，拿着我的手，臉上帶着微笑的時候，我感到舅舅對我們的慈愛，始終還未失掉，雖然他的心身已老了許多。

本來舅舅一下車，我便拍電話給梅妹，可是電話始終拍不通，舅舅吃過飯後，便要同我做伴，親自去找梅妹，從家中到梅妹校中，有一段很長的路，媽媽要我們坐洋車去，可是舅舅不肯。他說「走走不好嗎？我多年不來長沙了，讓我慢慢的看看長沙的街道吧」；路上，我們談了許多閑話，是這樣一來一往的，也走了七八里路，可是舅舅却一點不吃力，祖父還誇說「你的腳勁還很好啦」；

舅舅在長沙住了一個星期，便決計動身到鎮江去。走的前晚，媽媽和我陪着他談到半夜談了許多的人情世故，以及這幾年所遭受的命運。他慢慢地數着，時常夾雜一兩聲嘆息，本來以舅舅如許的年齡，是不宜再外面奔波了！可是生活的重担，時時在他肩上作祟，假使表哥不在青春正富的時候夭折！那末這時已從法國回來了，正可以肩起這一家担子，不勞舅舅費心了。自從表哥死後，七八年之間，他不得不奮起衰老之軀，在人生大道上苦力掙扎，憂子的悲痛，和礦業經營的失敗，時時環繞在他的周圍，因此額上的縐痕，也一天一天地加深。

雖然，這次舅舅是抱了「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的雄心出來，可是他到底年老了，時常嘆長氣的對媽媽說：「唉！如今是青年後生的世界了，像我們五十開外的人，社會上也不大需要，這次出外，恐怕只好算是遊歷性質吧！」

走的那天？天是陰沉沉的，媽媽雖然苦留多住幾天，過了端節再走，可是舅舅執意不肯，只得叫工人把被包捲好，行李也收拾了一遍，上午我和舅舅又在街上跑了一趟，買了許多旅途上應用的東西，又到姨媽家中去辭行，姨

媽也留他多住些日子，又談了許多話。姨媽年紀走了，但當舅舅遠行的時候，不得不說了許多勉勵的話，舅舅摸摸顫下的鬍鬚，笑着說道：

「姐姐，你看這幾年來，你是老了，我也不見得會比你年輕吧！……」我在旁邊。聽了這話，知道舅舅的心，有些感傷了；雖然是在笑着，可是他的聲調，有些異樣的悲哽。坐在對面的姨媽，也只苦笑的沒有答話。

下午舅舅走了，天正下着大雨，媽媽送到大門口，還在苦苦的留他，可是舅舅說，已約好了伴同車，不能失約，這樣，我便和舅舅坐洋車，在大雨淋漓中，趕到車站。在待車室，我們坐了許久。舅舅教訓了我許多話，我都俯首的聽着。最後他又問了我的計畫，我說無論如何，必定在暑期中離開長沙。到別處掉換一下空氣，和生活環境。舅舅點頭說：「也好，蛟龍非池中物，年青青的人，應該像野馬般，在江湖上多闖幾年，困守一方。將來是沒有多大的出息的。……」

雨下得越大了，梅妹本預備趕來送行的，可是校中請假不動，結果沒有來得成，舅舅又談到梅妹，他又感慨的說：「梅，這孩子，很聽話，唸書也用功。就可惜不是一

個男孩子，不然，我……可是無論如何，我將來總要使她升學上進的。」

車到站了，我送舅舅上了車找到了旅伴。這時雨還在下着，車上人很擠，舅舅說：「潮兒你回去吧；這裏雨很大，別受了寒！」我默默無言的下了車，站在月台上，看着車開動。舅舅從車窗伸出頭來，揮手叫我回去。可是我呆呆的冒雨而立。最後才說了一句：「舅舅！您老路上珍吧重！」淚珠不知在什麼時候流了出來。

時間又相隔一年了，梅妹的信說起舅舅，使我又想起舅舅的瘦影，和他在風塵中奔波的衰老之軀。我心裏真難過啦！如今南北相隔數千里，我只好在意念中，默祝舅舅健康了。

三六，三在北平

失業者的呼聲

劉黔

時間已是偷偷的溜走了，很快的沒有拐彎，他呢？依然在人生旅程裏伸長着頸子企望着，像一隻餓着肚子的狗野，垂着涎期待着主人把碗裏的食品分點給他一樣，然而主人的肚子飽了，他依然佔我那裏垂涎，誰把他注視在眼裏呢？

春來了，寒冷的風雪似乎還在留戀着他打趣，不給他一個春天，讓他永遠的陷落在失業的深坑裏。

早晨起來，沙沙的銀白的雪又鋪了滿大地，風在頭上

失業者的呼聲

嗚咽着，心尖裏突突的冒出一陣詛咒聲。

整天，晦黯的天氣，反映在倒霉的心板上，像鉛塊般沉重地高壓着，使他的氣憤增加了，突突的跳着的心尖，越發跳得利害起來，他像歇斯迭列的患者樣，有時躺在牀上，猷猷的望着天花板，有時拿起拳頭向棹上痛擊。

「這是什麼鬼社會呀！這樣愁慘的……」

嘴裡不斷唧唧噥噥的咀咒着。

「難道不讓我們活嗎？我們是人，是社會上有用的生產份子，是受過完全教育的知識階級，我們能眼睜睜聽受社會宰割嗎？我們要走我們自己的路徑，依靠這些沒出息的官僚，漢奸，是沒有活路的。」

從街上又飄進了一陣悲哀的求乞的聲浪，那又是失業的者呼聲呵！

一的希望

韻石

帝國主義的煙幕彈不斷的放射出來，火藥氣和血腥味陣陣的跳進我們的鼻孔，弱小民族的怒潮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們還能安靜的眷戀粉紅色的迷夢里嗎？

無疑的！我們不是軟體動物，而是人類，是人類便應該具備着抗爭的勇氣，把我們的「國」和我們的「家」從危難的漩渦中粉刷起來，使它坦然的走入健康之途。

酒與血，劍與火，是歷史上飛躍的鐵則，沒有痛苦的鬭爭，絕不會產生龐大的未來，把我們忍著的熱淚，變作

二七

巨浸的洪流，爲着生存，爲着時代的使命，從這裏去刺激羣衆的腦海，而揉醒沉酣的睡獅吧。

一九三六是我们的厄運年，從厄運中去尋求未來的生活，這是我们應該是自己負起責任來的，我們是國家的靈魂，國家是我们的肉體，幸福的企求只有我們纔是先趨者。痛苦的羣衆們！希望你們能把這個新開闢地，珍惜的愛護它，使它永遠的在生命的旅途裏存在着。

這是我們的一個希望。

編 後

在華北現階段的局面下，辦刊物本是一件極難的事，因爲刊物的言論稍一不慎，隨時都可遭受到許多无妄之災，甚且有……。

然而，在這樣的一個局面下，本報——羣衆週報——終於產生了！

我們是抱着很大的決心和勇氣來辦這刊物的，我們決計使這刊物名符其實。

我們的立場是：不左顧，不右盼，更不作漢奸！我們只想代表一般羣衆要說而不敢說的話。

但是，爲了應付我們的環境，爲了使這刊物本身生命的延長！我們的言論是以不越正軌爲原則。

我們的本旨是爲社會服務爲羣衆服務，因此；我們的刊物也是屬於社會的羣衆的，自然，我們稿件的取材也多

偏重於社會和羣衆了。

不過，我們的能力有限，今後內容之能否充實，能否依照我們這個原則做去，還待須羣衆給我們相當的愛護和援助，不論是精神的或物質的。

我們取稿的原則是：「絕對公用」希望羣衆在這方面更能多予我們以接濟，只要內容適合於羣衆，我們無不樂於登載。

我們是酷愛光明的一羣青年，我們的心是純潔的，坦白的，我們我們希望由這純潔的，坦白的去認識許許多多的羣衆作我們一條戰線上的朋友。

關於這期的稿件，我們不願說什麼，交給社會和羣衆批評好了。

編者

代 郵

韓毅兄：「信」，「欸」，「稿」皆不見到，何故？
孝純，景莊二兄，迭函催稿，未得一覆，殊爲不解。
恕子兄：從代郵日起，如無信及稿來，我倆交情，請從此絕。

馬昂兄，武漢勞工生活概況續稿請即寄來。

明中兄：台端既担任漢江口通訊，迄今何猶未見信一通？

青岩兄：信收到否？盼寫稿來。

民國廿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群衆週報

第一期

第一期

編輯者：

羣衆週報社

發行者：

羣衆週報社

經售處：

全國各書局及派報社

印刷者：

和平印書局

北平西單橫二條甲三十號
電話西局一一六一號

預訂者特大號概不加價

每逢星期三出版

零售每冊四分

時期冊數
國內及香港澳門
國外

定價

本期特大號零售每冊六分	半年	全年	時期冊數	國內及香港澳門	國外
	六二冊十	二五冊十			
	八角	一元五角	零售每冊四分		
	六一元	三元			
	八一元	三元六角			

本週報徵稿條例：

- (一) 本報除社論及簡評二欄外，其餘各欄皆接收外稿，取稿絕對公開。
- (二) 來稿如係翻譯，務請將原文同時寄下。
- (三) 稿末請詳細註明住址及姓名，揭載時如何署名任作者自定。
- (四) 投來稿件刊登後，酌酬本報或現金。
- (五) 不便發表之稿件，如經特別申明并附足郵資者，一律寄還。
- (六) 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申明。
- (七) 來稿請勿用鉛筆寫及橫寫和兩面寫。并請留刪改餘地。
- (八) 來稿請寄北平西城按院胡同五十四號本社編輯部，勿交私人，以免延誤。

本社緊要啓事

四月一日至七日爲春假期間，本社常務理事會決議放春假一週，故本報第二期改與第三期合刊，特此申明，諸企鑒諒。

廣告刊例

連登報期 特別優待	地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墨色
	底封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十四元	一套
	裏封	二十五元	十四元	八元	一套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五元	一套
	如加	洋一	加	色	一

囍 囍

家專品用嫁婚創首國全



品用婚結式新

租專
售門

以廉美著稱

租用的新娘是愈來愈多

逢佳期良辰輒求過於供

因時新式樣高尚貨品
為新鮮物質富麗堂皇

而且全部完備服務週到省事便利

所以名門閨秀莫不以用

紫房子物件為無上榮譽

請速定妥遲恐向隅

先期預定

優待八折

廉價出租八折預定

法國新到 特等蛛羅紗 皇冠式頭花

租費先收

紫房子商店北平宣
絨線胡同

中天電影院旁

覽一品用婚結子房紫

花彩馬車	花彩汽車	西式樂隊	結婚照像	紙屑紙圈	各種掛花	禮堂花籃	提紗花籃	伴娘手花	新娘手花	提紗孩衣	法式頭花	蛛羅頭紗	滬式頭紗	伴娘禮服	新娘禮服
齊備	餘元	一百	元至	六十	者自	高貴	元，	四十	費三	者需	普通	全份	用品	結婚	租用
悞事	臨時	定免	速來	者請	需要	定出	預先	數已	品多	婚用	店結	中本	四月	歷三	在舊

本報業已呈請內政部申宜會登記

天津總社法租界廿六號路交通旅館旁